

書叢藝文衆大

了來回軍紅

著 燦 燎 王

行印司公書圖下天

8
W

大眾文藝叢書

傳家寶 (小說)·····	趙樹理著
一個下賤女人 (小說)·····	馬 烽著
紅棉襖 (小說)·····	林 藍著
鐵樹開了花 (小說)·····	曾 克著
考驗 (小說)·····	張志民著
囑咐 (小說)·····	孫 犁著
親家 (小說)·····	康 濯著
人民的兒子 (小說)·····	方 紀著
平原上 (小說)·····	秦兆陽著
婚事 (小說)·····	張志民著
何家店 (中篇)·····	王命夫著
望南山 (中篇)·····	楊 朔著
問題在那裏? (中篇)·····	趙 熙著
勞動姻緣 (中篇)·····	陳 森著
村歌 (中篇)·····	孫 犁著
楊趕會的一家 (中篇)·····	俞 林著
劉志丹的故事 (中篇)·····	董均倫著
真人真事 (報告)·····	白 朗著
十月北京城 (報告)·····	呂 劍著
山村紀事 (散文·報告)·····	蕭也牧著
在城郊前哨 (散文·報告)·····	嚴 辰著
穆林女獻槍 (詩)·····	王亞平著
生命的春天 (詩)·····	嚴 辰著
紅軍回來了 (劇本)·····	王燎熒著
罪人 (劇本)·····	胡丹沸著
報功單 (劇本)·····	胡 奇著
生死仇 (劇本)·····	遼斐等著
論文學的現實性 (論文)·····	蕭 殷著

紅軍回來了

基本定價\$4.20

天下圖書公司印行

紅軍回來

王煉燧著

天下圖書公司印行

人物

潘旺海：六十來歲，曾經經歷過幾次革命的老農民，紅軍家屬。

芹姑：三十歲多一點，潘旺海之長媳，潘德明之妻。

佑興：十三歲，芹姑之子。

吳廉貴：三十餘歲，叛徒，現在的鄉自衛隊隊長。

潘德才：三十餘歲，旺海之次子，自首份子。

解放軍戰士：二十七八，北方人，瘡疾編號。

潘德明：人民解放軍南進先遣縱隊的一個支隊長，四十來歲，團級幹部。

警衛員：二十多歲。

羣衆甲：老年。

乙：壯年。

丁：婦人。

戊：青年。

其他

時間

一九四×年七月一日

地點

南方某一曾經經過蘇維埃土地革命的地區。

……轟烈的革命運動已經過去，人們在殘酷的白色大屠殺之後生活着，恐怖改變了一切。一年，二年，乃至十年，艱難的歲月是那樣無休止的漫長。破碎，無助；回憶成爲對於將來的信仰。痛苦增加着憎恨，憎恨又增加着盼

望。

潘旺海家。

一個南方農民的簡陋的泥土堂屋。正面有通到屋外的門，門是用篾片編的。門旁是『潘氏歷代宗祖昭穆神位』，一邊一行字寫着『招財童子』，另一行字寫着『進寶郎君』，很使人注目的對着觀衆。壁上貼着『捷報中華民國三十×年歲次××昨夜喜童報到潘氏合宅平安如意諸事順遂五谷豐登六畜興旺』。『神位』下一張桌子，桌上放着泥製的香爐、燭台，普通的茶壺。各處隨便放些大小椅子，長短矮凳，還有一張吃飯用的矮桌子。側面是個窗子。另外有通到內屋和灶房的門。正面的門和窗子外，可以看見斷牆坍壁（略可顯出土地革命時代的紅色標語），胡亂的生着野藤，歪斜的瓜架、野草小樹，一切無甚生氣，是一種貧窮破敗的景象。

這是炎熱的夏季，從早起就悶熱煩燥，說不定會猛然下場大雨，但天空仍是惡毒的太陽，萬里無雲。焦燥的心需要着涼意。

等待。

開幕時佑興坐在小凳上，替芹姑打着扇，芹姑正爲他改件衣服，坐在椅上。他們口裏在唱着一隻歌，二隻到現在還不忘記唱的土地革命時代的歌曲——這是那裏人民懷念和盼望革命的一種方式。

佑：（唱着插曲一）『二月是花朝呀，軍閥逞英豪呀，壓迫呀窮人呀，保護土豪，呀兒啲！組織清鄉軍呀，到處殺窮人呀，擾亂呀工農呀，不得安寧，呀兒啲！六月是炎日呀，可恨蔣介石呀，進攻呀蘇區呀，屠殺窮人，呀兒啲！……』（發覺芹半中攔腰的停止哼了，止唱，質問地向芹）媽，你做麼子不唱啦？要你也唱嘛！

芹：（看了他笑）哪個有心唱呵！！

佑：要你跟我们一起唱！

芹：（愛撫地）好細仔（讀若額牙切，下同）子，還是個橫牛脾氣，越大越像爹……你的爹，你媽說跟你聽過的，還記得不？

芹：（偏着頭）不記得？不記得我就該捱刀！爺爺也跟我說過，我的爹是個大紅軍，又高又大的紅軍，那天晚上，我還看見他。

芹：（發生興趣）你看見他，像個什麼樣子？

佑：我看見他，清清楚楚的。（站起來，比着）他戴的大軍帽，帽子高頭有個五角星，端的槍，背後有好多紅軍嘍！他喊：（舉起手）『打倒土豪劣紳！』跟落大雨打炸雷一樣。

芹：跟打炸雷一樣？

佑：嗯，就跟打炸雷一樣！過一吓（讀若漢兒切，下同），他就飛起來了，飛呀飛呀！我一看，他坐的飛機，快得惡，我跑不贏他，我就喊：爸爸呀，爸爸呀！過後……。

芹：過後麼事呢？

佑：過後爺爺就把我搖醒了，我一看，漆黑，什麼都沒得……（忽然焦慮的坐下）媽，我的爹不管我！

芹：哪個說不管你？你的爹還不曉得在哪裏想你咧？

佑：就是嘛！我想起來了（肯定地）爹要回來的，紅軍要回來的。

芹：（故意問他）哪個跟你說的？

佑：媽，你哄我呀！不是你，還有哪個跟我說這些話呀？！（把頭埋在芹懷中）

芹：（推他）起來！你又不是細伢子。

佑：剛才你還說我是細伢子哩，哼！媽，我就要長大了，過幾年我就要長大了，過幾年，我就要當紅軍了！

芹：（摸他的頭）你要當紅軍去，做麼子？

佑：（不同意的跳開）做麼子？媽，你不怕醜，問來問去的，不曉得問過幾百萬回了。做麼子？（想着，忽然跪在小凳上，將兩手擱在芹的膝頭）媽，爺爺還教我認字哩，認外頭那些牆上的字。

芹：麼子字呀？你說。

佑：媽，你還不曉得呀？外頭那些牆上的字，麼子『蘇……』

芹：蘇維埃！

佑：對，（扳着指頭想着）『蘇、維、埃、萬歲』，『紅軍、萬歲』，還有，『把田地、分、給……』對，窮老百姓。媽，還有爹寫的嘞！

芹：嗯，你爹也寫得有。

佑：到處都有。

芹：他們擦不脫，擦不盡，不耐煩擦了。

佑：我曉得，有十幾年了，爺爺說：風吹雨打太陽曬，還是紅東東的，怪得很。爺爺還望到它哭……

芹：你爺爺哭，你不勸他呀？

佑：不是，沒有哭，是（摹擬着）這樣唉呀唉呀的，就像要哭的樣子。他摸到我的腦殼說：『佑興，快點長呀，快點長呀，你看你爹，（摹擬祖父嘆氣）唉——唉——，你看你爹……』

芹：（差不多有點哽咽）你爹走了哇！

佑：是，就是這樣，我就要長快點，好當紅軍，好報仇！媽，我要跟你報仇！芹：跟我報仇！

佑：嗯，我一定要報仇。媽，（憤慨的）我要有把刀，我就要先斫那吳廉貴的腦殼！

芹：（欣喜的望着他）那你才是你爹的好併。

佑：哪個鬼才不是我爹的仔。媽：你不曉得，你不在屋頭，他們那些有錢人家的仔子都欺負我，我一出去：他們就拿起泥巴團團望到我甩。罵我是『小赤匪』，『匪種』，『匪兒子』，說吳廉貴想我媽！

芹：（被刺痛了一下，但無可如何地）讓他們說去！

佑：對，管他說我哪些，我都不怕！媽，你聽我說，我是『匪』就是『匪』，我是『匪』才好咧！我就是『匪』；也不服他們！

芹：（微微舒了口氣）只要你有這個志向就要得囉！

佑：（重又坐在小凳上）媽，我不說這些話了。（擰着扇停了一會）媽，再唱歌好不好？（愛嬌地）再唱，我們兩個都唱。

芹：（勉強地笑）你要唱，就要記得，這是我們窮人的歌，革命的歌，莫讓那些反動派聽到。

佑：我都曉得，我不敢大聲唱，媽不敢大聲唱，爺爺不敢大聲唱。爺爺說：等紅軍回來了才敢大聲唱。（稍停）不唱也要不得呀，爺爺說，不唱就會忘記革命了！

芹：就是嘛，不唱就會忘記革命，你就唱嘛。

佑：我唱。（唱）『自思又自嘆呀，急得無法辦呀，一頭呀撞到呀，共產黨員，呀兒啲！一頭呀撞到呀，共產黨員……』（唱不下去了思索着）我想不起了。

芹：（教他）『黨員說得好呀，』

佑：（摹仿）『黨員說得好呀，』

芹：『農友莫心焦呀，』

佑：『農友莫心焦呀，』

芹：『革命呀高潮呀快呀到了，呀兒啲！』

佑：『革命呀高潮呀快呀到了，呀兒啲！』（高興地）我都記得了。媽，麼子叫『革命高潮』嘛？

芹：（順口答覆）你爹回來了就是『革命高潮』。

佑：對，爹回來了就叫『革命高潮』。媽，我還會唱軍歌，紅軍軍歌，爺爺教我的。

芹：你唱。

佑：（思索後搖頭幌腦的唱）『帝國主義，我們要推翻，實行了共產黨，窮人不爲難。』（仰首向芹）媽，好不好？

芹：好。

佑：（續唱）『共產黨成了功，共產黨……』噯，麼事的呢？『共產黨成了功……』

芹：（教他）『剝削制度都不用』。

佑：（跳起來）對，媽也會唱。（踏着腳繼續唱下去）『剝削制度都不用，創一個新社會，窮人不爲難。當兵莫當軍閥兵，軍閥兵缺糧餉，又要打人。（越唱越興奮，開步走，）我們紅軍，糧餉多得很，打一仗，勝一仗，實是有名。（向外走去）努力，努力！努力向前進！（走到外邊）向前進，消滅那不平等的……』（忽然停止）

外面吳廉貴的聲音，我禽你屋的娘，你狗婆養的小反動，你唱！（打了孩子一巴掌的聲音）

佑：（叫聲）噯呀，打人啦！

（芹驚惶地站起來，跑到內屋裏，關門。孩子一步步退進來，吳指着他鼻子進）

哭：（兇狠地將佑逼到一定地方後）你狗婆養的小反動，你唱！（用兩個指頭夾住佑的鼻子）叫你們莫要唱，你們這些鬼仔兒硬是要唱，要唱！（將佑的鼻子狠狠的扭一扭）

佑：（氣憤的忍住）噓……，啲……，啲！

吳：（癡笑）你也曉得痛，曉得痛呀！嘿！（向四面看了看）你爺爺呢？

佑：（知道屋裏沒有人了，大膽的答）上街去了。

吳：你屋頭沒得人？

佑：沒得。

吳：（大搖大擺的走向屋）貧媽硬是……（伸着腿坐下，拿出一塊漂亮的手巾一抖，往臉上一擦，敞開了衣服，命令地）過來！（停一會）過來！（厲聲）老子叫你過來！（聽見佑走過來後，望着他，想起似的，忽然）你

媽呢？你媽呢？

佑：（背着手 鎮靜地）我不曉得！

吳：（停了一會 忽然身子在椅子上轉，指着佑）你曉得，曉得吃屎！

佑：（驚了一跳）我，不曉得呀！

吳：你怕 怕老子吃了你？來！（將佑一拉，笑）嘿嘿，來，我問你。

佑：問麼事呢？

吳：老子不殺你，怕什麼？（低聲）你媽呢？是不是回來了？

佑：我不曉得，我沒看見！

吳：是不是昨天晚上就回來了？

佑：我不曉得，我沒見她！（想走）

吳：（將他一拉，用腿夾住）快說，快說，老子給糖你喫！

佑：（再想掙脫）我不……

吳：（更加用勁）怕麼子呢？老子不會殺你的。跟我說了，我就給你糖喫，給錢你買玩意兒耍，你看你看，（掏出一些票子舞了一陣）洋錢嘍，快說！

佑：（勇敢地）她、她回來了。

吳：（高興）好，說得好，在那裏？

佑：（好像老實地）出門去了，上……

吳：好，好，是不是上菜園子去了？

佑：不是。

吳：不是，是上坡上撿柴去了？

佑：也不是。

吳：都不是，上那裏去了呢？

佑：（決然的）上個月回來了一天，她又走了！

吳：（大怒）禽你個娘，你不說！（一下跳起來）老子打死你！

佑：（跑開）又走了呀！

吳：（把他拉住）你不說，你不說，老子不殺你，是爲了你娘啲！你狗禽的小赤匪，你媽的硬是匪種，硬是共產黨搞出來的好貨，打你狗禽的，打！（打佑耳光）你說不說？（見佑不說）你還不說！你看你個樣子，就是不服

我，你不說，你不說！（搥打佑）

佑：（嚷叫）噯呀，噯呀！

吳：老子就打死你，打死你！

（芹在屋裏忍不住了，發聲）

芹的聲音：吳廉貴！

吳：（一驚，停手）噯！

芹的聲音：你莫欺負他啲！

吳：（聽出來了）啲，是你呀，你躲在屋頭呀！！（把孩子放開，跑到門邊）

芹的聲音：吳廉貴，你這樣狠，你打他，你打我吧！

吳：（一笑）噯呀，我還敢打你！芹姑，呃，表妹，呃，潘大嫂，我打的是潘

德明的，吔（讀者餐，下同），他是赤匪，我就跟打他一樣嘛！

芹的聲音：他爹是他爹，他是他，不許你打！

吳：（笑）嘿嘿，我不打了，你就出來吧！（哄佑，低聲）你到外頭去，外頭去。